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统计测度与培育方向

张 龙, 申瑛琦, 张伟琦

[摘 要] 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 对于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原创价值、评价体系和培育方向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溯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 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和理论支撑, 重点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评价体系与培育方向。结果表明: 第一, 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高度凝练, 具有创新性、新质态和高质量等特征, 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量”到“质”的升级和跃迁。第二,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等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理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 新质生产力概念在理论、实践和学术上具有重大原创价值。第三,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稳步上升, 但也存在阶段性增速差异, 培育新劳动者、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运用新发展手段和使用新基础设施是培育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本文针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形成基础、原创价值与评价体系的系统阐释, 有利于各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概念溯源; 原创价值; 培育方向; 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14;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24)11-0126-20

DOI:10.11778/j.jnxb.20240975

一、引 言

生产力主要是指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演进和模式

作者简介: 张龙,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申瑛琦, 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伟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构性货币政策‘时度效’与工具箱动态管理研究”(23BJY202); 吉林省博士后科研人員择优资助项目“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时度效’与最优边界识别研究”。

优化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挥科学技术新功效、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构筑经济增长新引擎等成为传统生产力的改革方向。不同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依关系不同。随着人们对生产力概念认识的深化,各界对生产力属性和基本特征的认识逐步加深。从生产力的演进规律看,生产力水平和形态始终伴随科学技术的更迭和演进。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与2024年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4年3月,“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应用,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加快形成”还是“因地制宜”抑或是“重要着力点”,都体现出新质生产力对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大量研究者就新质生产力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学术进展看,各界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1)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新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②。(2)高质量发展。与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同,新质生产力更注重质量和效益,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③。(3)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等特征,能引领未来经济发展^④。(4)绿色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倡导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力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⑤。(5)人才培养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认为高素质劳动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源,政府应该注重人才培养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⑥。(6)数字化与信息化。数字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涵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⑦。(7)经济结构优化。新质生产力涉及经济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市场结构等,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要求^⑧。(8)开放型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强调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和合作,通过开放促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1版。

②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③傅元海、刘和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南方经济》2024年第5期。

④丁任重、李溪铭:《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时代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纵横》2024年第4期。

⑤房志敏:《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经济:内在契合与实践结合》,《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⑥李弦:《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

⑦张苏、朱媛:《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⑧任保平:《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与任务》,《经济问题》2024年第5期。

进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等^①。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农业发展等视角对新质生产力功能作用、分配效应和作用机理等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②③④⑤}。

经梳理发现,各界针对新质生产力问题的研究较为广泛,现有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第一,许多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差异化解析,为各界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提供了参考,但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支撑的论证稍显不足。第二,许多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分析,但缺乏理论、实践和学术视角上对新质生产力价值的解析。第三,许多学者基于特定视角定性描述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基于多维指标测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文献极少,对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趋势或波动转折特征认识不足。第四,许多学者对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宏观描述,但对如何培育中国新质生产力仍然缺乏系统论证。

因此,本文首先溯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探索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理论支撑和原创价值,并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础上统计测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进一步阐释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尝试总结中国新质生产力概念形成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支撑,为各界准确了解新质生产力的产生环境提供经验参考,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提供理论溯源。第二,科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评价指标体系,为各界开展新质生产力水平统计测度及经济效应分析等问题提供框架指导和思路借鉴。同时,本文基于多维指标测度出新质生产力水平,有利于各界准确掌握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溯源与特征解析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产力中的科技成分逐步提高,“量”的积累为“质”的飞跃提供了基础准备和跃升前提^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生产力水平提升是支撑经济继续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为传统生产力升级和跃迁提供了方向指引^⑦。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溯源和特征阐释是深入理解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基础、评价体系、原创价值和培育方向的重要前提。

① 冯帆、韦志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土市场作用的逻辑》,《学海》2024年第3期。

② 周文、何雨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财经问题研究》2024年第4期。

③ 李桂花、李旭东:《新质生产力的分配向度: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之契合性论析》,《经济问题》2024年第6期。

④ 魏后凯、吴广昊:《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改革》2024年第5期。

⑤ 尤亮、田祥宇:《农业新质生产力:现实逻辑、内涵解析与生成机理》,《经济问题》2024年第6期。

⑥ 谢伏瞻、马建堂、洪银兴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笔谈》,《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

⑦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一)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不断迭代,使得各行各业得以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量”的快速积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增大,发展质量逐步提升,但受限于“卡脖子”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当前中国经济长期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也面临一定挑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向。

从内涵范畴上看,一些研究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体现出“新”和“质”等含义,并以“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等为嵌入媒介^{①②}。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离不开对“新”的解析——科技和创新,尤其是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一些研究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兼具生产性、融合性、时代性和技术性内涵^③。同时,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更为符合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步入新发展阶段后出现的生产力“新质态”,“质”主要是由“高素质”劳动者和“新质态”生产资料等构成。此外,从嵌入媒介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基本内核,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高品质生活服务”为根本宗旨,在基本内核、主要目标和根本宗旨上有着更明确、更高级、更深入和更具体的内涵特征。

从相依关系上看,一些研究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互补或替代成分,新质生产力更多的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量”到“质”的升级和跃迁。新质生产力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生产力的概念范畴,新质生产力的“新”并非“从无到有”的创造,更多的是“从低到高”的一种升级和跃迁,是一种更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传统生产力的衍生^{④⑤}。新质生产力概念产生前后,传统生产力始终存在,新质生产力更多表征为传统生产力的再融合和再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并非独立互斥,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升级或升华,具有更为丰富的概念内涵和独立特征。

从服务对象上看,一些研究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升级和跃迁,能更好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通过“头雁效应”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赋予产业发展以更高的科技性、创新性和竞争性,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长期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⑥⑦}。同时,由于“新”和“质”等属性,新质生产力是一种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支撑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既是时代要求,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高度凝练,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and 壮大提供了生产力支撑,服务对象的科技化和战略性属性是新质生产力的又一重要内涵。

① 邹新月:《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南方经济》2024年第5期。

② 胡怀国:《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亚太经济》2024年第5期。

③ 孙绍勇:《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④ 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12期。

⑤ 湛泳、李胜楠:《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逻辑、机制与路径》,《改革》2024年第5期。

⑥ 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

⑦ 龚晓莺、严宇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优化和调整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升级和跃迁,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凝练和升华,符合新时代新征程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当然,新质生产力具有时间属性,动态和流动性特征明显,富含“新”和“质”等元素,对科技创新的要求更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二)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在于,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传统生产力具有动态性、历史性、现实性和服务性等特征。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多地依赖于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强调创新驱动^①。

从新质生产力的宏观特征看,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思想指引、驱动力和着力点等方面。(1)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指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决定了发展道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前瞻性和预见性。(2)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进展体现在“新”上,具有领域新、科技新等特点。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不仅要在追逐中“迎头赶上”,还要创新发展具有领先地位的

科学技术,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培育为着力点。新技术带动新产业形成新生产力,是驱动经济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培育形成新产业。产业革命促使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②,面对国家发展新要求,要充分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前瞻引领作用,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振兴和发展。

从新质生产力的微观特征看,高素质、新质态、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主要微观特征。(1)高素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有赖于人才的发展,科学技术只有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生产工具、劳动资料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高素质队伍建设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特征。(2)新质态。新质生产力依靠创新驱动完成对传统生产力的升级,运用科技和创新手段武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等,赋予先进生产力以新质态。(3)高质量。传统生产力虽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生产效率相对低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资源利用率高和依赖性低的生产力,更加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

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形态差异,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特征,是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升级和跃

①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② 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

迁,具有多重特征属性,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对中国生产力历史积淀和现实状况的客观反映。新质生产力的宏观特征主要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在思想指引、驱动力和着力点上,新质生产力的微观特征体现在高素质、新质态和高质量等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宏微观特征既是对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的有效反映,又是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的重要指引。

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

(一)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部推力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需要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共同作用,内部推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舵手,外部拉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动力。

1. 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演进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最终结果和反映^①。在社会基本矛盾当中,生产力占有重要地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作用路径、影响渠道及交叉互动机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关联、相依关系和作用方式看,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有着关键影响,生产力水平高低直接关乎经济发展质量。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包容性^②。成熟国内大市场和广阔国际市场构成中国生产力的“质”变基础,高质量劳动力是催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要素。数据、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生产力水平至关重要^③,传统生产力中的创新和技术含量始终处于动态提升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力与科技创新融合程度的逐步提高,传统生产力水平将会得到极大提升和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基础。更为具体地,畅通的内外循环市场为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提供了天然环境和“量”的积累,传统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内部推力。

2. 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

生产力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双重”属性,既是过去生产力的历史积累,也是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源泉。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是多生产系统协同变化的动态过程,生产力始终处于动态调整和升级中。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看,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升级和跃迁,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① 刘守英、熊雪锋:《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② 郭克莎:《突破结构性制约的中国探索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③ Cong, L. W., Xie, D., Zhang L., “Knowledge Accumulation, Privacy, and Growth in a Data Economy”, *Management Science*, Vol. 67, No. 10, 2021, pp. 6480 – 6492.

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包容性。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符合“包容性发展”概念,新质生产力重视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关注人类福利的增长。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为传统生产力的升级提供了沃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内部推力。

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二者之间存在频繁的交互影响和动态转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要求生产力具有更高的知识性、技术性和创新性。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包容性及二者之间的自然转换,使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壮大变得“顺其自然”。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又一重要推力。

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培育和壮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前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为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免除了后顾之忧,二者共同组成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部推力。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虽已具备内部条件,但也需外部动力予以配合。为了培育产生新质生产力,政府需要加大技术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培育环境,通过产业发展、技术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方式,加快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培育适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外部拉力

如果说内部推力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舵手,那么外部拉力就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加速器,内部推力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外部拉力和内部推力协同作用加快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进程。

1.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中国市场中的部分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非核心位置,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不在自己手中,品牌优势也不突出,高产值、低收益问题突出^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克服高端制造业的技术短板等刻不容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对创新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发挥战略性需求导向性成为企业的重要改革方向,基础性和关键性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攻关力度逐步增强,科学技术创新驱动成为企业拓展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的关键^②。近年来,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尊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力度等政策护航下,中国市场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得到长远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提供了技术支撑。

新质生产力展示了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不同产业、行业和领域的生产力主体不同,为了推进各行各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要快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技术性和高尖端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① 倪红福、田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5期。

② 叶初升、孙薇:《中国“科技创新困境”再审视:技术创新质量的新视角》,《世界经济》2023年第8期。

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提供了技术保证。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重大技术突破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支柱产业, 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性强、物质资源消耗少和成长潜力大的比较优势。过去一段时间内, 中国经济增长对传统产业依赖较强。近年来, 在各种不确定性冲击下, 传统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注入了科技创新动力,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动力源泉^①。2022 年,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 GDP 占比达到 13% 以上, 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高精尖科技支撑, 是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作为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有机融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了产业变革, 为中国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重大科技创新, 还需要与之配套的市场环境和先进生产力支撑^②。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带动产业部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会通过技术融合和产品融合方式促进现有产业部门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 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提供沃土。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深耕细作, 下足功夫, 加速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环境, 为新质生产力的壮大提供了应用平台。

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支撑和原创价值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但具有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等现实基础, 还具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等丰富的基础理论支撑。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需求的, 内嵌理论、实践和学术“三重”原创价值。

(一) 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支撑

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壮大的重要理论支撑。

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从生产力的发展状态看, 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进步^③, 尤其是关键性技术突破并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时, 传统生产力中技术成分发生潜在变动, 产生兼具“新”和“质”属性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并未脱离传统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是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支撑下完成的。

新质生产力概念产生的主要标志和前提基础是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质变, 新质生

① 史丹、叶云岭、于海潮:《双循环视角下技术转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② 黄先海、张胜利:《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 大国市场诱致》,《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1 期。

③ 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产力概念的提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理论指导性上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力的适配性和先进性,而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的重要特征就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及其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发展的适配性。从这个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产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实践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正确运用和中国化发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应用。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推动经济长期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和目标,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要求,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①。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和现实基础看,实现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率和高社会效益的“三高”效应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基本要求。新质生产力中的“新”体现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形态等方面,要求经济发展更绿色和更持续,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同时,新质生产力中的“质”主要强调的是“新质态”和“高素质”,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高品质生活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的突出作用,在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无论是“新质态”还是“高素质”,抑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都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要求生产力要符合经济增长更绿色、更低碳、更环保和更高效,为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升级提供了基础,是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重要前提保障,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又一重要理论支撑。

3. 科技创新理论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既有劳动要素优势和人口红利的长期贡献,又有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②。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独立自主的高水平科技,以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新”很大程度上落脚于科技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引擎的一种生产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更大程度上实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解决“近忧”,兼顾“远虑”,开辟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和新路径。从本质上看,创新驱动主要就是指人才驱动,表现为传统生产力的升级。从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背景、概念内涵和特征看,科技水平“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新质生产力的产生依赖于科技创新理论,科技创新理论支撑和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提出和发展状态最重要的特征,政府要尽快促成传统生

① 高培勇、杜创、刘霞辉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邵宜航、张朝阳、刘雅南等:《社会分层结构与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产力的升级和跃迁,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源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揭示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和新规律。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前提基础、技术保证和应用平台。新质生产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方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壮大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丰富的理论支撑,体现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指导和引领作用,因此探讨新质生产力的相关问题是必要且重要的。

(二)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原创价值

新质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具有重大原创价值,能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方向指引,下面将基于理论、实践、学术三个维度阐释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原创价值。

1.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理论价值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各界深入理解生产力发展理论提供了方向指引,从理论上为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规划。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和经济质量快速提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存在,尤其体现在科技创新、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还有不少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没有突破,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为中国产业发展和方向优化提供了基础支撑。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的重要应用。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生产力水平,是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结晶和理论升华,升华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和科技创新理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为各界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中国生产力水平发展阶段以及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

2.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实践价值

新质生产力是转型时期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应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在实践指导中的基本条件,多措并举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时代要求一脉相承,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与“木桶效应”相比,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示范作用,这种示范和牵拉作用不仅体现在行业内的正向传递性,还体现在本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再升华”,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革“新”和提“质”。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化和中国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正向溢出影响能够提升整个社会或多个行业的质量发展,但经济系

统中的行业和产业存在“异质性”属性,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阶段性侧重和行业目标,新质生产力需要具备“长板效应”,要实现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重点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尤其是决定经济命脉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领域,通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升华和中国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必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发展格局下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意义。

3. 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波动中螺旋发展。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奇迹,还是新常态时期的“三期叠加”效应,抑或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创新驱动”,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符合科技创新战略和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依托的重要力量,是对传统生产力升级和跃升时机的正确把握,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应用。

从学术价值上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展关于生产力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学术参考,对于各界深入理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特征、培育方向提供了经验参考。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展诸如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新质生产力形成背景、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系、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开创了前沿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是正确分析国内外科技发展形势之后作出的准确判断,是基于对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清晰认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对学术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本文基于理论、实践和学术“三重”视角开展的新质生产力原创价值阐释,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壮大的重要经验证据,也是指导中国生产力升级和跃升的重要参考。

五、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统计测度与培育方向

(一)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统计测度与走势刻画

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形成基础和原创价值刻画为各界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参考,但各界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究竟如何,科学测算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成为各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MI-TVP-FAVAR 模型

结合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指标维度和模型特征,本文参考并拓展周德才等^①的研究,构建 MI-TVP-FAVAR 模型测算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首先,设定如下基础方程:

^① 周德才、冯婷、邓姝姝:《我国灵活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构建与应用研究——基于 MI-TVP-SV-VAR 模型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 年第 5 期。

$$y_t = S_t \alpha_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y_t 和 S_t 表示 $m \times 1$ 维和 $m \times k$ 维被解释和解释变量, α_t 表示 $k \times 1$ 维向量, ε_t 表示随机向量, 且满足 $\varepsilon_t \sim N(0, H_t)$ 。

为了顺利实现模型估计, 需要对协方差矩阵 H_t 进行相应约束。为此, 本文参考金春雨和张龙^①的研究, 对协方差矩阵 H_t 进行特定的分解设定:

$$H_t = A_t^{-1} \sum_i \sum_j A_t'^{-1} \quad (2)$$

其中, $\sum_i = \text{diag}(\sigma_{1,t}, \dots, \sigma_{m,t})$, A_t 表示下三角矩阵。

$$A_t = \begin{bmatrix} 1 & 0 & \cdots & 0 \\ a_{21,t} & 1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0 \\ a_{m1,t} & \cdots & a_{m(m-1),t} & 1 \end{bmatrix} \quad (3)$$

令 $g_t = (\ln \sigma_{1,t}, \dots, \ln \sigma_{m,t})'$, 并写成估计系数、波动项和同期关系项的状态方程形式:

$$\alpha_t = \alpha_{t-1} + K_{1t} \mu_t \quad (4)$$

$$g_t = g_{t-1} + K_{2t} \eta_t \quad (5)$$

$$c_t = c_{t-1} + K_{3t} \varpi_t \quad (6)$$

其中, $K_{jt} (j=1, 2, 3)$ 表示混合创新项, 用来反映模型的参数演变方式, $K_{1t} = 0$ 和 $K_{1t} = 1$ 分别表示 α_t 不发生和发生变化情形, K_{2t} 和 K_{3t} 的含义与 K_{1t} 类似, μ_t 、 η_t 和 ϖ_t 为待估参数。

K_{jt} 的估计方法和生成机制参考沈悦等^②的方式进行, 从而将 MI-TVP-FAVAR 模型的具体方程写成如下形式:

$$y_t = \alpha_{1t} y_{t-1} + \alpha_{2t} y_{t-2} + \cdots + \alpha_{pt} y_{t-p} + A_t^{-1} \sum \mu_t \quad (7)$$

一般来说, 不同参数动态演变方式下的脉冲响应方程不同。为了实现统计测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 本文沿用张龙等^③的设定方式, 假定式(7)的移动平均式满足 $y_t = \sum_{j=0}^{\infty} \Phi_{t,j} \mu_{t-j}$, $\Phi_{t,j}$ 表示滞后 j 期脉冲响应方程。同时, 本文将动态权重方程设定如下:

$$w_{it} = \frac{\left| \sum_{j=1}^n \phi_{ijt} \right|}{\sum_{i=1}^{m-1} \left| \sum_{j=1}^n \phi_{ijt} \right|} \quad (8)$$

其中, w_{it} 表示解释变量的权重系数, ϕ_{ijt} 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

最后, 通过权重加权的办法得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

$$NQP_t = \sum_{i=1}^{m-1} w_{it} x_{it} \quad (9)$$

① 金春雨、张龙:《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期。

② 沈悦、孟万山、张龙:《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测度及其非线性经济效应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23年第4期。

③ 张龙、申瑛琦、张伟琦:《灵活动态调控取向测度、拟合效果检验与货币政策真实有效性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2.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本文基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维度筛选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二级指标	数据来源	指标属性
科技创新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_累计(件)	中经网	正向
	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万元)	中经网	正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科学技术_当期(亿元)	中经网	正向
	经常账户借方(人民币)_知识产权使用费_当期(亿元)	中经网	负向
	经常账户借方(人民币)_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_当期(亿元)	中经网	负向
	经常账户贷方(人民币)_知识产权使用费_当期(亿元)	中经网	正向
	经常账户贷方(人民币)_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_当期(亿元)	中经网	正向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Wind	正向
产业升级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中经网	正向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中经网	正向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中经网	正向
教育水平	高等教育机构教职工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中经网	正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教育_当期(亿元)	中经网	正向
	教育经费(万元)	中经网	正向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统计年鉴	正向
	高等教育机构招生数_研究生(万人)	中经网	正向
数字化发展	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中经网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_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中经网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_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万人)	中经网	正向
绿色化发展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节能环保(亿元)	中经网	正向
	能源生产增长率(%)	统计年鉴	正向
	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人)	统计年鉴	负向
	万元 GDP 能耗(吨/万元)	中经网	负向

由表 1 可知,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由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教育水平、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多个维度构成。不同评价指标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释方向可能存在差异,评价指标的筛选主要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和“质”,能够突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

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属性,本文对表 1 中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的指标选取依据进行解析。从指标含义看,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反映市场中对于专利技术的需求和获批数量,能够揭示支持特定产业发展的潜在技术支撑,其指标含义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属性。一些学者有类似观点,如卞元超等^①认为专利申请授权数和发

① 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金融研究》2019 年第 6 期。

明专利申请授权数能够衡量一个技术创新能力。吕岩威等^①发现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能准确刻画创新能力。进一步地,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知识等内涵,参考汤婧和夏杰长^②、诸竹君等^③、王洁洁等^④的研究思路,本文选取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科学技术_当期(亿元)、经常账户借方(人民币)_知识产权使用费_当期(亿元)、经常账户借方(人民币)_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_当期(亿元)、经常账户贷方(人民币)_知识产权使用费_当期(亿元)、经常账户贷方(人民币)_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_当期(亿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亿美元)等指标反映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内涵。

类似地,本文参考朱奕蒙等^⑤、李健^⑥的研究,选取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第三产业就业比重(%)、R&D经费占GDP比重(%)等评价指标揭示产业升级问题。参考马草原和李成^⑦、文书洋等^⑧、艾阳等^⑨的研究,选取高等教育机构教职工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教育_当期(亿元)、教育经费(万元)、人均受教育年限(年)、高等教育机构招生数_研究生(万人)等评价指标揭示教育水平问题。参考江永红等^⑩、乔晓楠和马飞越^⑪的研究,选取软件业务收入(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_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_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万人)等评价指标揭示数字化发展问题。参考刘敏楼等^⑫、董艳玲和李华^⑬、王亮和咎琳^⑭的研究,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节能环保(亿元)、能源生产增长率(%)、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人)、万元GDP能耗(吨/万元)等评价指标揭示绿色化发展问题。

不同评价指标的数据频率不同,在统计新质生产力水平及经济效应分析时需要根据不同方法选取不同指标。为了消除量纲单位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统计测度的影响,本文对表1中变量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负向指标数据的处理方式设定如下:

① 吕岩威、谢雁翔、楼贤骏:《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时空跃迁及收敛趋势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② 汤婧、夏杰长:《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路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③ 诸竹君、袁逸铭、许明等:《数字金融、路径突破与制造业高质量创新——兼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
④ 王洁洁、马晓君、范祎洁:《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年第4期。
⑤ 朱奕蒙、毕青苗、徐现祥等:《商事制度改革与产业结构变迁:微观视角》,《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⑥ 李健:《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年第5期。
⑦ 马草原、李成:《国有经济效率、增长目标硬约束与货币政策超调》,《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⑧ 文书洋、林则夫、刘锡良:《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中国管理科学》2022年第3期。
⑨ 艾阳、宋培、李琳等:《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基于人力资本的调节视角》,《经济评论》2024年第3期。
⑩ 江永红、刘梦媛、杨春:《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9期。
⑪ 乔晓楠、马飞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框架:理论机理、测度方法与经验证据》,《经济纵横》2024年第4期。
⑫ 刘敏楼、黄旭、孙俊:《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年第6期。
⑬ 董艳玲、李华:《从失衡到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财政研究》2024年第2期。
⑭ 王亮、咎琳:《数字普惠金融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年第6期。

$$Z_t = \frac{x_t - \min(x_t)}{\max(x_t) - \min(x_t)} \quad (10)$$

$$Z_t = \frac{\max(x_t) - x_t}{\max(x_t) - \min(x_t)} \quad (11)$$

3.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统计测度与动态走势

本文基于 MI-TVP-FAVAR 模型统计测度新质生产力水平,数据区间为 2012 年至 2022 年,新质生产力水平动态走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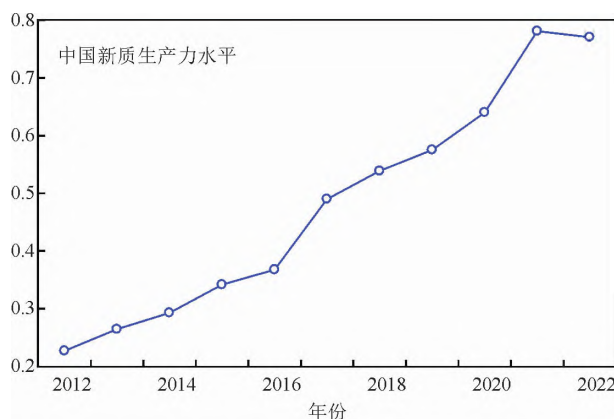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动态走势

由图 1 可知,2012 年以来,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保持上升态势,符合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升、绿色产业积极发展、数字化改善生产效率以及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增加的特点,且与韩文龙等^①的测算结果一致。与之不同的是,本文的测算结果还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原因在于,受经济环境和不确定性冲击等影响,不同阶段下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的发展态势不同,模型中的参数权重会在静态和动态中出现差异化转换,从而导致新质生产力水平增长速度出现不同。

(1)新质生产力水平快速攀升时期(2017 年和 2021 年)。2017 年,环保部印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全力推动清洁能源、环保技术和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投资环保产业,加大环保督察力度。同时,数字化转型热潮铺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改善了生产流程、管理和决策,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多种正向激励政策作用下,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增速较快。2021 年,政府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加速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发展,正向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电子商务、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推动了数字化产业健康增长,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2)新质生产力水平微弱下降时期(2022 年)。2022 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处于高位,但相较于 2021 年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2022 年,保护主义加剧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出口增速适度回落,再叠加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

①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 年第 6 期。

压力,对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同时,全球供应链受到原材料短缺、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降低等也对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产生一定冲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冲击等更为复杂,但在短期“逆周期”调节和中长期“跨周期”调控政策作用下,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始终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具备跃迁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准确定位。

(二)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

从新质生产力二级评价指标特征看,正向(负向)二级指标水平的提高(降低)最终归结为劳动者素质、生产要素动能、发展手段和基础设施的变化,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新劳动者、新生产要素、新发展手段和新基础设施,本文基于培育新劳动者、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运用新发展手段和使用新基础设施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

1. 培育新劳动者

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和最活跃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劳动者技能等提出更高要求,要求新劳动者能较好地掌握先进技术和对高端设备的操作。为了提高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政府要主动培育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劳动者,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突显“高精尖”的新劳动者培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技能手段,以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基本要求,以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根本目标。

为此,政府可以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培育新劳动者,以创新的方式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组织形态,增强劳动者技能,快速培养一批有助于壮大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新劳动者。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拓展和丰富劳动教育内容,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另一方面,政府要主动变革劳动教育方式,注重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重视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同时,政府要为新劳动者提供宽松的发展空间,在内部激励培育的基础上,出台积极、开放和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科技劳动者,通过内部激励与外部引进的新劳动者培育方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培育新劳动者成为培育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2. 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

在中国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和跃迁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中的“新”体现在科技和创新上,兼具新技术、新知识和数字化等属性,新质生产力的特殊属性对生产要素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要素被赋予多重“新”属性。新生产要素是在传统物质形态生产要素中融入数字科技、创新驱动等元素,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培育方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主要是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变革,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不是独立于原有生产要素作用的“空中楼阁”,而是对原有生产要素的一种拓展。新生产要素能为新质生产力发挥应有功效提供载体,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为此,政府要培养各类人才的创新思维,突出数字化、智能化和科技化特征,高度重视特定技术的原始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生产要素发展新趋势,以新生产要素促进中国经济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生产要素参与经济运行全过程,其创造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要素本身,更能体现为加速生产要素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革新生产方式等,是新质生产力壮大的重要培育方向。作为重要的新生产要素,数字、数据等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政府应积极抢抓发展机遇,以“数”谋“新”,以“数”提“质”,在加强技术创新、推进数实融合、优化要素市场环境等方面持续着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此外,政府要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力度,释放数据、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等新生产要素动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引领世界经济新形势。

3. 运用新发展手段

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求生产力更高级、科技成分占比更大,增强发展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产生的重要目的^①。进一步地,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变革的重要趋势,推动科技成分更高的数字化经济和碳含量更低的绿色经济发展,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壮大的重要渠道^②。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问题愈加复杂,这对生产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政府要善于运用新发展手段服务经济发展,开发和运用经济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所依赖的数字经济、大数据、低碳经济、无线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发展手段,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同时,政府要加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和普及程度,加快新发展手段与生产力及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新发展手段之间存在的“叠加”效应释放生产力。此外,政府要善于开发和运用量子信息、区块链等科技创新手段,助推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使用新基础设施

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具体领域^③。新质生产力并非无源之水,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依赖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提升传统生产力的科技成分是产业发展高级化的基本前提,二者之间的有机融合为传统生产力的升级提供了便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壮大的重要保障,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新基础设施的开发和使用。

为此,政府要树立科技发展新理念,适时更新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基础设施,统筹布局和升级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如升级6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改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此外,政府也要科学使用各类新基础设施,通过技术和创新含量高的新基础设施服务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尽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使用新基础

① 张凯霞、卜偲琦:《数字化转型提升了高耗能企业的能源效率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② 董春雨:《从机器认识的不透明性看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③ 顾乃华、廖桂铭:《以目标引领推动产业政策转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7期。

设施→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发展逻辑,使用新基础设施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培育方向。

此外,新质生产力本身具有产业和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同产业和行业中的新质生产力流动及不同产业和行业中的新质生产力流动,势必会加大整个市场中新质生产力的变动,通过头部产业和行业的“牵拉”作用,尾部产业和行业的“后发”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的阐释不仅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培育和壮大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①。

六、研究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塑造产业优势的重要保证。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应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一)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溯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支撑理论和现实基础,重点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和培育方向,结论如下:

第一,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是传统生产力的一种“量”到“质”的升级和跃迁,是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产物,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高度凝练。同时,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性、新质态和高质量等特征,新质生产力丰富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经济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产物。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具有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包容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等现实基础,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加速了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变的跃迁速度,为经济长期适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生产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科技创新理论的正确运用和中国化发展,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应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具有重大原创价值,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学术指引,也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提供了经验借鉴。

第三,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多维,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多个层面,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动态演变特征与当期经济系统运行态

^① 本文基于新劳动者、新劳动对象、新发展手段和新基础设施四个维度,阐释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旨在突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并不能涵盖所有针对新质生产力的培养举措。实际上,凡是能够快速提升传统生产力科技含量,令传统生产力完成“新”和“质”跃迁的措施,都是新质生产力产生的重要动力,也是政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方向。

势基本匹配。同时,培育新劳动者、释放新生产要素动能、运用新发展手段和使用新基础设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政府应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培育、壮大和运用新质生产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二)进一步思考

本文针对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和形成基础的溯源、阐释和总结,对于理论界和学术界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现实意义重大,同时有利于政府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原创价值和发展方向。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可拓展空间: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效应问题分析。本文基于概念溯源的办法,溯源和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并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进行总结,但对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效应缺乏深入分析。为此,后续研究可尝试基于特定视角分析新质生产力概念的产生和推广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尤其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第二,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分析。本文更多关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背景、形成基础和理论支撑,对新质生产力对现有生产关系的影响关注不足。为此,后续研究可在准确把握中国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基本特征和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新质生产力对当前生产关系的影响,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壮大方向提供前瞻指引。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式问题分析。本文以新质生产力概念为选题切入点,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和原创价值等问题进行研究,但缺乏对新质生产力形成后的培育和壮大方式的探讨。为此,后续研究可在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形成基础和原创价值的基础上,重点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Abstract

Original Value,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ANG Long, SHEN Yingqi, ZHANG Weiqi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has attracted attent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all sectors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formation basis, original value, evaluation system,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concept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rth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cuses on explain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rigin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practical foundations such a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productivity,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important theories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ditional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significant original value in theory, practice, and academia. Third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are steadily enhancing, providing dynamic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ivating new workers, releasing new production factors, adopting new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utilizing new infrastructure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cultivating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main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cept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all sector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ise, and theoretical origin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a dynam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measu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ed, providing framework guidance and ideas for various sectors to carry out the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and economic effect analysi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measur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all sector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tempting to deeply explore the origin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article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various fields, and clarifies the origin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provides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growth of China'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econom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ceptual traceability; original valu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dicator system

责任编辑 王治国
责任校对 邹雅嘉